



熟悉的陌生人

謝瀚陞 文

多年前的某一天，M臨時起意，開著車帶我前往台南龍崎的祖厝。

沿著縣道182公路，台南市區的街景逐漸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蓊鬱的丘陵地貌。一路上我們的話不多，M嘗試開啟幾個新的話題，但我總望著窗外，有一句沒一句的接話，讓對話不了了之。M曾跟我說過他開車時不喜歡聽音樂或開廣播，他說這會阻撓他的思考，使他分神，因此大半時候當我們不再聊天時，車內也僅剩過強的冷氣呼呼的吹著。

關於龍崎的記憶總是片段的。在那裡有座龍湖宮，祭拜的是池府千歲，家中的長輩總會在一年中某些特別浩大的日子裡提到龍崎，而我也只記得這段路程總是特別遙遠，去到陌生的地方，和不熟悉的人們相聚，並在龍湖宮前擺設筵席和電子花車，於悶熱的棚子下面看著微醺的大人們互相敬酒大笑。

「今天帶你去看一下以前的祖厝，以前你阿公和其他叔公姑婆住的地方。」M說。車子經過了龍湖宮卻沒有停，反而更往深山開去。

這裡的夏天特別炎熱，一望無際的藍天只有幾點白雲點綴。M忽然放慢了車速，彎進條小山路，兩旁的樹林遮蔽了所有光線，車窗外的氣溫也不再那麼炙熱。沿著這條小山路，M一面小心翼翼的觀察四周，一面告訴我附近兩、三座房子各別是誰家。最後他在這條山路的岔路口熄火。

「碰」的關上車門，四周環繞著唧唧蟬聲，陽光透過樹枝如金幣般散落在堆滿落葉的山路上。岔路口的一旁有座矮房，「以前總有個瘋女人會拉一張椅子坐在那個路口，有時對天咒罵。你阿公帶我回來的時候，經過這裡都會特別心驚膽跳。」M看著空無一人的路口跟我說道。那個年代的人們對於精神病人有許多不了解，即便今日也是，但在當時許多精神病人無法得到妥當的安置，後來那個女人怎麼了，M也只聳聳肩說不知道。

過了岔路口，順著上坡的那條路走去，M遙指著山坡上的一座三合平房：「那就是我們以前的祖厝。」遠遠的其實什麼也看不太清楚，但也不能再前進一步，畢

竟現在裡面已經住了其他人。

「後來呢？」我問。

「後來兩個阿祖也就到高雄和阿公還有其他叔公輪流住，他們叫『輪伙頭』。」

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和家庭經濟，M的父親很早就前往高雄工作。當時的高雄正逢重工業建設興起，緊接著加工出口區的擴張，對於外地的人們來說那裡充滿了機會與希望，因此陸陸續續其他十一個兄弟姊妹也紛紛離開龍崎，前往高雄生活。而他們的父母則繼續留在龍崎，以務農維生，一直到晚年才到高雄輪伙頭。

「當人窮到一個地步的時候，他們再怎麼樣都會要想出辦法另謀生路。」打從日治時代以前，這裡世代代住著三級貧戶，貧瘠的惡地無法大面積耕作，地處偏遠也很少有其他工作機會，一直到今天龍崎仍是台南市人口最少的行政區域。M一面走著，一面又和我說了噍吧哖事件的和皇民化運動的故事，幾代前的人們如何在外來統治下爭取自己最後的尊嚴和信仰。

話鋒一轉，「你有想過為什麼嗎？」M忽然問我「既然這裡的生活這麼困苦，為什麼他們還是繼續留在這邊，一直到你阿公那代才離開？」

「因為對土地的情感嗎？」我不知道為什麼。

M笑了笑：「因為我們是被人趕到這邊來的啊。」

幾年前，M曾在外地遇到同樣來自台南的友人，兩個人擁有同樣的姓氏，因此他們也聊到了他們各別是來自台南的什麼地方，企圖在宗族的關係中尋找脈絡。

「咱是從龍崎來的。」「龍崎？那裡是番仔住的所在餒。」友人的一句話敲醒了M，也似乎替他補上了家族中被遺忘的一段歷史。

在今天的龍崎區裡，古時被分為「龍船庄」、「崎頂庄」、「中坑仔庄」和「番社庄」等聚落，根據記載是新港社西拉雅系的平埔族退居地之一，一直到近代時才把番社改為牛埔和太平。但在這裡，除了漢人的文化和信仰，我們已經很難找到平埔族的影子，只能從這些古地名尋找一些蹤跡。然而，在這些歷史的流變裡，我們丟失了我們的語言、我們的信仰，以及我們的身份，有太多東西在我們遷徙的過程中遺落，因此真正的脈絡為何也仍沒有一個具體的說詞。

「今年掃墓的時候我和你幾個叔公討論設立宗祠的事情。」M在回程的車上說道「現在我們的祖籍還是寫著福建省同安，但我跟你叔公們說就不要再寫同安了，直接寫龍崎吧。」許久沒參與掃墓的我「嗯」了一聲，沒有繼續回話。傍晚的夕陽如薄紗般籠罩在丘陵上，我伸手把冷氣轉小了些，繼續倚靠在窗邊，看著這片山林的景色。

創作理念

關於M，對我而言一直是個熟悉的陌生人，而我也是他最陌生的熟人。他總嘗試著讓我瞭解他、瞭解這個家，他知道我喜歡歷史，於是他也喜歡和我講有關他的故事；他知道我喜歡旅行，於是他也開著車載我到不同的縣市鄉鎮。我們都在用自己熟悉但不適合彼此的方式溝通著，企圖在兩條平行線中找到交集點。

(縮圖來源 / [Pixabay](#))



記者 謝瀚陞



編輯 簡梵軒